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為一則為七卷見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唐志

宋時析為十四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偽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

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

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所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

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偽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法家多引晏子問上

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諂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

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弱而再搏乳虎後漢書註作持楯而再

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為善

此誤讀字為當又誤讀其句

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偽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

詩載駢駢駢君子所屬箋訓居為極諫上則作誠以歲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為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

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瞻慧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

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為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

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

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新息於

塗側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年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攷罪史記則

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任仕作事引左傳縲利生孽縲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

晏子春秋

卷一 序

育文書局石印

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多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宗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所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即墨子名鬼篇所引嬰死其實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者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為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策諸章為謬其矣惟萬曆乙酉沈啟南校梓本尚為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章末所缺又適據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為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為八篇以從漢志為七卷以從七畧雖不能復舊觀以為勝俗本遠矣善子劉向之言其書一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為之郡齋讀本志又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謂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為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為得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二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定中書凡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千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參書三千八百章定者八百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二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失為要因為補先為生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願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誅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曾終不受崔杼之劫諛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誅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直布之衣屨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弟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者罪不避眾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恭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

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之威強行本澤暴貴
威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豈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
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
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
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
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父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父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
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並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
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
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
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為善上離德行民
輕當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
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
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
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
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實鄉有數十飢民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
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
張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

窮約而無告使上淫酒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途而不能速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趣及之庫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變積之氓與之薪橐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徹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嘽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新橐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晏子朝杜局望幸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晉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令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已者愛之逆于已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

晏子春秋 卷一

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哀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黷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何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諷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向之去何速今之反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台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悅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制廣政教以伯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飭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仇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

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自乘者也晏子為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天服位有等故賤不凌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没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癯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上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燐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上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浚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仲為有力已孤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欸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

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上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善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制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上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欸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欸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惠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欸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天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欸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欸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欸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雲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泊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將干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子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二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雖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急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遠其君今君臨民若寇仇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眾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文孔梁上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上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

為民亂之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飭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曰而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觀死囚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賄饑者與之食賄病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歛不充費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祗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祗飢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絀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上而忘下厚籍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歛死胔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賄于塗者無問其鄉所賄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仕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青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彗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為之若何對曰益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彗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竇辟門召占曹者至公曰今夕五晷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

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魯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
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魯之言也公曰占魯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
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魯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
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兄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
而髯豐上克下倨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
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諸散師以平宋晏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
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殲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敗
于署染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目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見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
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
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
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
政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
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
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
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
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

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晏子藉車而獄多拘者滿園釋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辭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勅其功則使一妾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多者十有餘畧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東雞豚豕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大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千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乎色乎何為老而見姦雖然是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

祿不益刑又不以私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木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然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廣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慾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桃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官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出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卿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為至此殆為大臺之役夫寡

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羞廬以避燥溼今君一臺而不速成何為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為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為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為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來 景公築露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寢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畋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章同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蹇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

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鉤其長尺水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之制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水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要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屨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眾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眡之前冠無觚贏之理身服不襍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富有紕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富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櫓巢者以避風者其不為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仇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汚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